口述者：郭景业（男，1942年生，河南省临颍县大郭乡大郭村村民）

采访者：郭睿（女，1988年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）

采访时间：2012年1月27日

地点：大郭村，郭景业老人家中



采访笔记：

大年初五，大堂哥带我去拜访了郭景业老人，他是我家在寨里老房子的邻居，按辈份我叫他哥哥。大堂哥带我找这位老人的原因是他做过队里的会计，对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。老人讲话文绉绉的，会用一些书面语，和一般的农村老人不太一样。事实上他念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，去过乡里的宣传队、县里的展览馆，也在生产队做过多年会计。老人讲话轻声细语，不紧不慢，像是娓娓道来，讲出的故事却丝毫不减残酷。修水库的人冬天下着雪得光膀子干活（“脊梁化”、“白衣化”）；邻居一个人在工地上偷吃两把粮食，怕被批斗投井死了，留下家里四个孩子……还有吃食堂时为了应付上级检查，搞吃饭“桌子化”，从各家各户搜集桌椅板凳凑到一起，等检查完了再归还各家……日常生活荒诞如戏，每天都在上演。

采访时，我能感觉到老人讲述很真诚，也很平静，与从苦难时代幸存下来的大多数人一样，觉得那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，国家要还“外债”，过去的事情已经是过去，现在都好了。我对那些肯坐下来跟我分享经历的老人充满感激，同样也对他们的新版“忆苦思甜”满怀复杂心情。

采访正文：

**吃饭“桌子化”**

那一段时间，就是搞这个吃大伙，那时候国家穷，化肥上供应不上，实际那时候这地也就是不打粮食，那一亩地也就是合个一百多斤儿。成食堂时候，有些是两户并一户，有些是一户里住几户，叫这房子腾出来了以后，这搁里头，盘个伙，搁那里头做饭。

咱这庄儿那时候是一千多口人，一千多口人划分八个大队。呃，开始是划分是四个队，四个队，那时候哩这个物资，各方面都紧缺，这随后，这跟人家说那样，承担不了，又划分八个队，划分八个队等于是这个，按这个设立八个伙，这，这群众哩，干了活回来哩都去上那儿领饭。

国家要是不定多早晚，上级说检查哩，腾出几间房子，找那破桌子破柜呀，当个桌子板凳呐啥了，也是说这个，吃饭“桌子化”。哎，那就是，也是跟那搞形式主义样，哎。检查过去了，还各自领各自哩。

为啥那时候吃这个，一条是地不打粮食，最后这个，吃大伙，成食堂，粮食赶不上，那就是造成这，人哩生活，紧张。那时候厶铁桶厶塑料桶，一般哩都是，打饭弄啥都是就用那个罐儿，哎，领饭，领到各家各户。哎，过一段儿，随后，等于说又失败了。

**“吃大伙”，好生活是红薯叶红薯豆儿**

那时候全凭那红薯干儿、红薯、红高粱，就是吃这一类。麦，那时候还得国家完粮，全部是完哩麦。

平时，好生活就是红薯叶红薯豆儿，红薯哩一粉碎，就是吃那。这艰苦里生活，吃过啥，那时候吃大伙，生产队都有那大菜园，那老玉米菜，玉米菜，长多深，叫那玉米菜，一炸炸炸，挤出来那玉米菜皮，里头包那，就那，加到那面里头，弄馍。最艰苦哩，这坑哩那苇根，那是吃大伙我说那最艰苦那59年那时候，那苇根，刨苇根。扁豆糠，扁豆糠厶丸儿，它都是那小碎叶儿，就利用那，掺到那面里，蒸馍。扁豆糠它不就这么长儿么，一般哩扁豆都是俩籽儿，等于是那皮，那叶儿，那扬场哩时候，经过那石磙一碾，有风哩时候，一扔，那籽儿不都出来了，就那扁豆糠，收集，就吃那，这就是吃大伙时候最艰苦哩时候。

搁地里，拾那坏红薯咾，那出红薯时候那红薯秧，红薯秧经过这一冬，一冻，都干了，那人哩时候就搁那地里，拾那红薯干，坏哩。那时候，俺奶奶（拾），咱这北地，那也是58年搞形势里吧，成立那万头猪场，就地起土。那时候那人不是总冷，背去那柴火了啥了，都烤火弄啥，掉那红薯秧，都这么长这么长那，回来使那剪子一绞绞绞，绞那这么长，搁那锅里一焙焙焙，搁那蒜臼里，一搉搉搉，搉碎以后，伙上打回来饭咾，搁那里头，再拌拌，那不是显稠些，就那劲儿，就那样儿。再换句话说，那就跟上几年咱农户喂猪样，那上年农户喂猪不是都打那苞谷杆，那豆杆，豆杆沫儿，掺点儿麸子了还有掺那啥，拌那里头弄点儿碎哩搅搅，那等于是，跟那淀粉样，算个扑腾实，吃肚里维持住不咾饥，那不就起那作用，又厶任何营养。哎，就那劲儿。

**不干活儿厶（没）饭吃**

哎，那时候饿死哩，好些有哩，正儿八经哩，实拍拍饿死哩，很少，大部分都是得疾病死哩。那人一厶啥吃一瘦弱，那他这不就相应哩他就担不哩病儿啊，他不就肯得病了。谁叫实拍拍饿死，那时候为了啥，人都跑了，顶不了。出去要饭。有哩搁外头找个活儿，只要顾住嘴儿都中。正儿八经哩实拍拍哩坐家等着饿死哩，那很少。

那时候哩，生产队干活儿，你不去干活儿，队长先说，厶你哩饭，他不去干不中，他能，他不是支持不住，能顶上住他就得去干，他不干，他还得挂吃食儿哩，那时候是大伙，那干部控制着哩，你不干活儿，不干活儿，先说，谁谁不干活儿，不给他打饭。队里又不发粮食，粮食全部集中到伙上了，你不干活儿，你不干活儿厶吃哩。那有哩咾，搁地里偷拔个红薯，你反正弄点儿东西哩时候，有哩时候是像走路哩时候攥攥。

逮住他无非打一顿，再不然，就辩论辩论他，那他，当时不饥那也比饿着强。谁打他，干部打他，谁打他。队长一般哩不管，那都是有好些都是村儿上哩，大队哩，那一般哩，这小偷小摸那，这都不是，不是咾真严。队长见咾，你反正是，到那整一顿。

**生产队完粮“四多四少”政策**

麦口儿完粮，这一年哩细粮，那时候这生产队只发仨月，那时候我当会计哩，是九十斤，是九十斤呐是多少呀，（还是）三十斤。九十斤为自给队，那是按生产队，年年到麦再熟哩时候，估产，组织全大队哩，队长会计，群众代表，估产，按这麦没熟以前，估计你这，好比你这，一亩地能打五百斤，按五百斤产量计算，计算下来，你这一生产队，比方说是有一百亩地，按五百斤产量，那就是五万斤，除掉你哩牲口饲料，牲口是除哩大麦，人哩生活是除哩小麦，按每人按九十斤，留够，剩下明年哩种子，其余这，就全部都得交给国家，都得到那时候，生产队完粮。那时候国家哩政策是，征粮哩时候跟现在征税样，征粮食那时候他是实行哩这个“四多四少”政策，为啥那时候，它这产量这生产效率上不去哩原因，就是这。

 “四多四少”政策，就是，多留多购，为啥说是多留多购，你打哩多了，你就给国家交哩多，你就应该吃哩多，就等于说留哩多，这是国家实行这四多四少政策。多产多留。它是，（能留）九十斤，为自给队，达不到九十斤哩，为缺粮队，缺粮队等于是你这粮食，打点粮食包不住，这为缺粮队，为缺粮队哩时候国家供应你。你要是达到九十斤了，堪达到九十斤为自给队，等于是国家敛不着。超过九十斤，就为余粮队，多一部分，就给国家交咾，哎，就是这种道理。

**水库上一冬天干活“脊梁化”、“白衣化”**

吃大伙这，那饿死人那一段儿就是，从59年到60年。咱这最艰苦哩时候，一条生活紧张，国家哩，这机械化程度也低，搁平顶山西里那块儿修那白龟山水库，那咱这基本上那年轻人都去了，男的女的都去上那顶，修那水库，打那大堤。咱这门根儿（街坊）都死好些人，生活赖，加上那时候哩，那人哩，吃不好。那时候不是干活提出来那，又是“脊梁化”（光脊梁），那是一冬天，下着雪，“脊梁化”，“白衣化”，白衣化就是，棉衣裳脱了穿这个白小布衫，那过去不是跟现在样，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有，那时候各方面都落后，哪有带颜色衣裳啊。棉袄一脱那就是白小布衫。就这样儿。

**工地上打人厉害**

打，这都是搁这个工地上，搁北干渠上，提起最恶哩就是，西头儿哩那姓宋哩，他是搁北干渠上是个，也是个干部，那时候这干活儿哩，谁提起他，那恼哩不行。（为啥很打人呐）

一条是保官儿，再一条儿是他不饥，他搁工地上领工他不干活儿，就是这样儿，那民工饿哩狠，不好好儿干，那他，那这工程，那上级压着哩，工程上不去，人家找他，那还不是这一级，一级压一级，那它就是这种道理。你想那全县，几个县哩人，这省里检查工作，检查进度，敢上不去人家不找他，那让他不是该找下边儿了，那不中那就是，打。那为啥，说这脊梁化单衣化哩，那他意思就是，这么冷哩天，你不干，你不干衣裳脱咾冻你，那他他这也是，跟那采取哩手段样，他就是这样儿。

**水库上一个人偷吃粮食，怕批斗投井死了**

这门根儿那一人是搁咱临颍王岗儿那粮所里当统计哩，他兄弟就是搁北干渠上，那时候生活紧张哩时候，白里干活儿黑了推磨，推磨哩，那人饥到啥样程度，推那麦，攮攮那麦糁儿吃哩，叫干部逮住了。那时候是兴这辩论，辩论，炒铁。

那组织点子人，两面站两行，我推给你，你推给我，就是兹那舛哩。斗人么，批判，斗，就是那样。那个人哩（他兄弟）本来他也胆也小，一说斗他哩，吓哩，跑了，附近一个井里，淹死了。

他兄弟淹死了以后，他搁王岗粮所里当统计哩，他兄弟家是仨孩儿，一个闺女，随后他叫他那小孩儿，送给东乡了，送给杜曲了，就现在搁这个金龙大道路东沿儿那开木式厂儿那，那人叫，学堂，送给一老两口儿，厶孩儿哩。这么些年他也都经常来往着哩。他兄弟死了剩四个小儿哩，那那时候都是小儿哩就跟这样，本来那时候呐人还是小脚，他兄弟媳妇，原来，她搁里头住哩，吃水井搁这儿哩，也不管是刮风下雨，就弄个这么大哩罐儿，上家挑水，最后他咾可怜她，他叫他哩工辞了，等于是搬回来，回来种地。他哩，他那一家儿，是一个孩儿，仨闺女，他也是四个小孩儿。这随后厶办法了，他叫工作辞了回来，这等于是照护住。随后，他回来了以后，这爷们儿不都想着他参加工作哩也是个干部，搁这个机关里他也是个工作人员，回来也是给他个队长，也干了，他是从62年回来了开始干，干三四年吧。

最艰苦那时候，那好些有哩都，那人饿哩都是，说是四五十岁儿，都是拄个棍儿，那一夏天吧，那时候也厶穿，都是赤脊梁，那肋巴，多轱远看着都跟现在画那画儿样，就厶肉，那人就瘦哩那样儿。你看那一段儿那人，真是，艰苦哩很，这随后，这一分预借地，上这样来，慢慢儿这都……虽然说生活不好，那基本上能吃个，正二八经哩粮食了。